



梁羽生作品集

風雷震九州

下

梁羽生 著



頤和園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 SE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
作品集

37

風雷震九州

下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雷震九州/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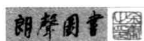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18-4

I. ①风…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1119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1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信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 第三十八回 豪杰横刀歼小丑
奸人指路捕孤儿 619
- 第三十九回 教主深藏图大事
夫妻义重劫天牢 637
- 第四十回 剑影刀光寒敌胆
英风侠气闹京华 655
- 第四十一回 苍茫大地谁为主
窈窕秋星或是君 671
- 第四十二回 金钗挑破当年梦
慧剑难挥往日情 687
- 第四十三回 罗网空张飞彩凤
青衫欲湿觅伊人 707
- 第四十四回 剑影刀光寒敌胆
腥风血雨闹元宵 723
- 第四十五回 打破牢笼飞彩凤
喜从玉手接金钗 737
- 第四十六回 力擒巨恶明真相
识破奸谋谅故人 757
- 第四十七回 尽释恩仇迎侠女
分清邪正叛师门 771

第四十八回	情场恶浪多风险 战地腥云伏祸胎	789
第四十九回	万里飞骑传警报 中宵探帐破奸谋	805
第五十回	艰危未许销英气 侧调安能犯正声	823
第五十一回	自古忠奸难两立 终须黑白要分明	841
第五十二回	路转峰回逢侠女 林深路秘出奇兵	861
第五十三回	误听谗言伤侠士 巧施毒计害英雄	873
第五十四回	陌路相逢歼狡贼 荒林逃遁叹穷途	895
第五十五回	并辔同行情脉脉 单刀斩敌气昂昂	917
第五十六回	心事浩茫连广宇 风雷激荡扫沉霾	931

第三十八回 豪杰横刀歼小丑 奸人指路捕孤儿

李光夏要报当年受骗之辱，一招得手，跨步进刀。羊吞虎喝道：“好小子，你还要性命不要？”化抓为掌，反手劈出，掌力一吐，李光夏胸口登时就似给人打了一拳，身形摇晃，不由自主地退了三步。竺清华一惊之下，冒险扑攻，刀剑联防，这才稍稍阻遏了羊吞虎的攻势。

要知羊吞虎在“祁连三兽”之中虽然排行第二，但武功却是数他第一。竺李两人的本领虽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但认真厮拼起来，却还不是他的敌手。幸在李光夏是朝廷所要缉捕的钦犯之子，羊吞虎只能将他生擒，不能将他杀死，有了这一重顾忌，竺李二人联手，还可以勉强与他周旋。

与祈圣因交手的那个贺兰明，身为御林军副统领，在御林军中是数一数二的高手，武功比羊吞虎更强，解了祈圣因几招之后，杀得性起，哈哈笑道：“难得碰到使鞭的行家，看来咱们倒是旗鼓相当的好一对呢。好，我就与你认真较量较量吧！”

语带双关，颇涉轻薄。祈圣因大怒，长鞭一抖，矫若游龙，鞭梢点穴，鞭身缠颈，一连几招，招招都是杀手。贺兰明钢鞭一振，呼呼风响，把祈圣因的招数尽都化解，反打过来。嘻嘻笑道：“千手观音，你怎的没有一点惺惺相惜之心，下得如此辣手？幸亏我没给你打着！”

原来两人虽是同样使鞭，但家数却是截然不同。祈圣因使的是金丝软鞭，贺兰明使的则是水磨钢鞭。祈圣因的软鞭胜在较为灵

活，但贺兰明功力却要胜她一筹，钢鞭正合于气力强者使用。一柔一刚，斗在一起，祈圣因竟然无法使出以柔克刚的神鞭绝技。

贺兰明笑道：“你的鞭法胜不了我，何必再打下去？我带你去见你的丈夫吧。嘿，怎么你还要打？你当真想做小寡妇吗？哎，对啦！尉迟炯这丑汉子本来就配不上你。你是不愿意再见他啦！”

祈圣因柳眉倒竖，蓦地喝道：“狗贼，叫你知道我的厉害！”话声未了，手中蓦地多了一把精芒耀目的短剑，左鞭右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登时向贺兰明展开了暴风骤雨般的攻击。

祈圣因绰号千手观音，又称“鞭剑双绝”，暗器、鞭法、剑法都是一等一的功夫，如今鞭剑并用，不必再加暗器，已是非同小可！贺兰明功力虽然较高，但在她两种不同性能的兵器的奇幻招数迫攻之下，却也只能有招架的份儿了。

但祈圣因虽然占得上风，要胜贺兰明也是不易。而且在她占得上风的时候，竺清华、李光夏那边却是越来越吃紧了。

竺清华剑术虽然精妙，可惜气力不加，三十招过后，已是汗如雨下，气喘吁吁。李光夏奋力战，刀法亦已渐见散乱。

祈圣因长鞭挥舞，短剑翻飞，一连几招狠辣的招数，迫得贺兰明忙于招架，不敢分神。此时羊吞虎也正以雄浑的掌力荡开了竺清华的剑尖，五指如钩，再次向着李光夏的琵琶骨抓下。眼看就要得手，忽觉劲风飒然，祈圣因一声叱咤，已是使出“回风扫柳”的神鞭绝技，尚未回头，反手就是一鞭！

双方的距离本来在三丈开外，祈圣因是向后滑步，突然反手打鞭的。羊吞虎正在得意，想不到这一鞭突如其来，大吃一惊，已是无法拆解，百忙中唯有猛的一提腰劲，将身躯平地拔起，希望躲过这一鞭。饶是他闪躲得快，胫骨亦已着了一鞭，一个倒栽葱跌下。

但当着祈圣因向后滑步，反手打鞭之际，贺兰明身手何等矫捷，趁此时机，也是蓦地一声大吼，飞身追上，刷的便是一鞭！

螳螂捕蝉，须防黄雀在后。祈圣因何尝料不到有此危险？但她为了解竺李之危，却不能不甘冒此险。这一鞭祈圣因也是躲闪不开，此时她的长鞭已经打出，只能用短剑招架。但短剑使不上劲，却敌不过对方的钢鞭，只听得“嚓”的一响，祈圣因手背现出一

道血痕，这还是幸亏她侧身闪躲得宜，仅仅是给鞭梢扫着。

李光夏又是吃惊，又是感动，叫声：“姑姑！”奋不顾身地就来替她招架。羊吞虎在地上一个“鲤鱼打挺”也跳起来了。他被打着胫骨，伤得比祈圣因更重。但他练有一身硬功，虽是受伤，骨头并未断折。竺李二人忙于为祈圣因招架，错过了可以使得羊吞虎受重创的机会。

祈圣因沉声说道：“快聚拢来，小心应敌。”此时，她已稳住了身形，左鞭右剑，长鞭远攻，短剑则近身防守，处处照顾竺李二人，抵挡了对方两名高手七成以上的攻势。

双方一变而为混战之后，祈圣因这边是一个大人加上两个还未成年的大孩子，力量还是稍弱一些，不过，已经可以勉强支持了。

双方正在激战之中，入屋搜索的那两个御林军军官业已出来，向贺兰明禀报道：“我们已经仔细搜查过了，屋内并无人影。”贺兰明道：“好，那你们就替我把这两个孩子先拿下来吧。天色快要亮了，咱们可不能再拖延时候啦！”贺兰明为了急于交差，也顾不得御林军副统领的身份了。

这两个军官本领比羊吞虎稍弱，但亦非庸手，最少对付竺李二人乃是绰绰有余。

这两人一个使链子锤，一个使熟铜棍，都是沉重的兵器，仗着械重力沉，向着竺清华与李光夏步步进迫，但却不去攻击祈圣因。

祈圣因业已接了贺兰明与羊吞虎七成以上的攻势，很难再分出力量替竺李招架。竺李二人年纪小，气力弱，本来就已感到不支，怎禁得对方又来了两个生力军，而且是全力向他们攻击的。

正在十分吃紧之际，祈圣因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忽又听得屋顶似有衣襟掠风之声。祈圣因心头一凛：“如今已是应付艰难，倘若多来几个鹰爪，只怕难免落在敌人之手了。罢，罢！与其受辱，毋宁自戕！”

心念未已，只听得贺兰明大喝道：“来者是谁？报上名来！”显然他也发现了夜行人来到，但却不知是友是敌。

话犹未了，只见一条黑影已从瓦背跳了下来，陡地一声大喝，斥道：“无耻狗贼，胆敢在我兄弟家中欺负妇人孩子！”

李光夏一听得这个熟悉的声音，大喜若狂，叫道：“林伯伯，你来了！”那人也是惊喜交集，叫道：“夏侄，是你！”

李光夏一个疏神，只听得“当”的一声，手上的宝刀给链子锤磕得飞上了半空，那人猛地喝道：“住手！否则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声如霹雳，使链子锤的那个军官蓦地一惊，左手链子锤打出，竟然失了准头，李光夏一溜烟地跑了出去，那人亦已迈步上来，把身体挡住了李光夏。

贺兰明比那军官更是吃惊，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但仍禁不住问一声道：“来的可是林教主么？”

林清冷笑道：“不错！你们不是四出搜捕我么？如今我自行投到，有本领你们就来拿我吧！”

贺兰明做梦也想不到林清竟敢公然出现在保定城中，心中暗暗叫苦：“早知如此，该多邀几名好手来，如今只好与他一拼了。”

那两个军官未曾见识过林清的本领，见他双手空空，尚未拔出兵刃，心中存了侥幸的念头，想道：“林清是天理教的总教主，要是能够将他擒获，这可是天大的一件功劳。”两人不约而同，都冲了上去。

链子锤先打到林清跟前，林清喝声：“倒！”让过锤头，抓着锤链，那军官虎口流血，果然应声倒地。林清夺过链子锤，振臂一抛，使熟铜棍那个军官叫声：“不好！”登时脑袋开花，跟着也倒下去了。

林清拾起李光夏那柄家传宝刀，仰天大笑三声，说道：“李贤弟，你给鹰爪所害，哥哥如今就拿你这柄宝刀给你报仇，以慰你在天之灵！”

使链子锤的那个军官伤得不算很重，爬起来正想逃走，只见刀光电闪，“咔嚓”一声，一颗人头已是应声而落。林清的刀法之快，实是难以形容。

林清道：“祈弟妹，请退下！”祈圣因道：“好，我把这两个狗贼交与你了。”她深知林清的本领了得，自是用不着她插手帮忙。

羊吞虎见林清一举杀了两个军官，心中早已慌了。顾不得讲同僚义气，打定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主意，趁着祈林二人



武... 寺... 維... 印

林清道：“你们不是四处搜捕我么？如今我自己投案来了！”

换防之际，撇下贺兰明，扭头便跑。他人高腿长，几步跑到墙边，一纵身就上了墙头。

李光夏叫道：“林伯伯不能让这厮跑了！他是我的仇人！”林清道：“跑不了！”呼的一掌拍出，喝道：“滚下来！”羊吞虎刚刚踏上墙头，只觉一股大力如狂涛般的猛地涌到，就似给一只无形的巨手推下来似的，跌了个四脚朝天。祈圣因的暗器亦已连珠般的发出，登时在他身上穿了几个透明的窟窿，当然是活不成了。

林清一掌拍出，立即迈步进刀，刀光如雪，把贺兰明的身形罩着。

贺兰明是御林军中数一数二的好手，武功远在羊吞虎之上。此时他虽然亦已气馁，但决不肯俯首就擒，当下打了个“败中求胜”的侥幸念头，一交手便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尉迟鞭法中的杀手绝招。

只见刀光电闪，鞭影翻飞。数丈之内，沙飞石走。贺兰明使的这招鞭法名为“八方风雨会中州”，水磨钢鞭打出，一圈接着一圈，就似波浪般的层层推进，威势也确是骇人。

林清笑道：“技尽于此了么？看刀！”猛地喝声“着！”刀光如练，刹那间便似化作了一道银虹，从水磨钢鞭打成的圆圈中穿进，贺兰明大叫一声，身形箭也似的斜掠出去，原来肩上已是着了一刀。

他虽然着了一刀，轻功还是甚为了得，掠出的方向正是朝着李光夏所在的方向。李光夏在一边正看得出神，他的宝刀已给了林清，手上并无兵器。

祈圣因叫道：“不好！”连忙过去保护，林清早已防备他有此掳人要胁的一着，后发先至，抢到了李光夏身边，喝道：“还想逞凶么？呸，往哪里跑！”

哪知贺兰明忽地中途改了方向，一个倒纵，就上了墙头。原来他用的是“声东击西”之法，故意作势要去掳劫人质，引得林祈二人都向李光夏那边跑去，这样才好乘机逃跑的。要不然，他的本领再强一倍，也脱不了身。

林清始知上当，眼看贺兰明就要翻过墙头，林清大喝一声，猛

地一掌击去，就像刚才对付羊吞虎一样，意欲再次以劈空掌力，击倒贺兰明。

只听得贺兰明“哎哟”一声，从墙头上跳起一丈多高，但是他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却跌落墙外，而不是像羊吞虎刚才那样的跌落墙内。祈圣因暗器打不着他，跳上墙头看时，只见贺兰明已经上马跑了。他的坐骑乃是御苑良驹，要追也是追不上的。原来林清的掌力虽然厉害，但贺兰明的功力却要比羊吞虎高得多，而劈空掌力究竟也不如直接打着他的身体，故而 he 虽然受伤，还能逃跑。

林清道：“可惜，可惜，还是溜走了一个。”祈圣因跳下墙头笑道：“你杀了三个鹰爪孙，也已经够痛快的了！贺兰明这狗贼虽然逃脱，我看他最少要休养十天半月的伤。”

林清抹去了刀上的血迹，把宝刀交还给李光夏，说道：“好孩子，三年不见，你的功夫长进了许多啊。好好地使用你父亲这柄宝刀吧！”李光夏接过宝刀，叫了一声：“林伯伯！”不觉眼泪盈眶，万语千言，也不知打哪儿说起。

林清道：“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出了城再说吧。”此时已是五更时分，但城门尚未打开。保定是直隶省会，不比普通县城，城墙有四五丈高，以竺李二人的气力，还跳不过去。林清笑道：“我给你们开路，你们跟着我上。”他是可以跳上去的，但他却改用“壁虎爬墙”的功夫，掌心贴着城墙移动，就爬了上去。每爬上五六尺，手指一插，就挖掉两个砖头，好让跟在后面的人，有可以攀缘之处。竺清华也看得好生佩服，悄悄说道：“你这位林伯伯的功夫可真是不错啊，他使的这手大力鹰爪功，不费吹灰之力，我爹爹也不过如是。”

一行四众，出了保定，展开轻功，一口气跑了十多廿里，天色已亮，林清道：“好啊，咱们可以慢些走了。夏儿，你可知道你轩弟的消息么？”

李光夏十分难过，说道：“我在路上曾碰见他，不，他是在布袋里，我还没有见着，不过我却听到他在布袋里叫我。只恨我无能救他。”林清诧道：“他怎的会在布袋里面？”

李光夏将那日遇上杨苋的事情告诉了林清，林清道：“哦，原

来他是被鹰爪掳去了。你是料想他会被鹰爪押上京师，故而要进京救他的。”李光夏道：“正是。我虽然本领不济，但我已知道我的师父江海天、江大侠此刻正在京师。林伯伯，你知道我的师父吗？”

林清道：“没有会过，但江大侠于我有恩，我已是知道了的。”李光夏尚未知道藏龙堡之事，正想发问，林清却已先问道：“这位姑娘怎么个称呼，是和你同来的吗？”李光夏替她报了姓名，说道：“她是我的义姐。”林清道：“令尊可是最近出山的竺老前辈、竺尚父么？”

竺清华诧道：“林教主，你怎么知道？”林清笑道：“我看姑娘本领非凡，想必是令尊所授。令尊的绝世武功，我是早已闻名了的。”原来刚才竺清华与李光夏偷偷谈论林清武功，拿来与她爹爹相比的那些说话，林清已经听见，所以一猜便着。

李光夏道：“我爹爹死难之后，我曾得竺老前辈收容，在他家住了一年多。”林清笑道：“你的运气倒是不错啊，有这么一位武林异人做你的义父，还拜了武功天下第一的江大侠为师。”李光夏道：“可是我现在还未曾见过我的师父呢。”林清诧道：“这是怎么回事？”李光夏将这几年的经过，扼要地告诉了林清。林清道：“哦，原来如此，怪不得你要冒险上京找你师父了。祈弟妹，你又是怎样来到保定的？准备到哪儿去？听说你已在关外成了家，妹夫是哪一位？何以不和你在一起？”

祈圣因道：“你妹夫不幸落在鹰爪之手，不知生死如何？我也正是要想上京打听他的消息。”当下把他们夫妻的遭遇，也对林清说了。

李光夏道：“林伯伯，你呢？这几年来你在哪儿？现在也是上京去的么？”

林清道：“头一年我躲在藏龙堡张堡主那儿，后来藏龙堡被官军所破，一把火烧成平地。这两年我四方流闯，却是居无定所了。”

李光夏吃了一惊，道：“藏龙堡被官军烧了？张伯伯如何？”林清道：“还幸与我及时逃出。藏龙堡被烧是我们逃出以后的事，听说被烧的那一天，江大侠曾经到过藏龙堡，你的轩弟那时还在藏龙堡中，听说也是江大侠将他救出去的。这是一个被烧得重伤的张家

的老家人，在临死之前，传出的说话。真相如何，我们还未知道。”李光夏这才明白，原来林清所说的江大侠于他有恩，指的就是这一件事。

李光夏道：“这真是再巧不过了，我师父此刻正在京师。林伯伯咱们一道进京，既可以向我师父问知确实的消息，又可以帮助祈姑姑营救姑父，这不是一举两得么？”

林清道：“我是要去京师，但我也许不能抽出时间找你师父了，但愿能够幸运碰上。”李光夏道：“哦，原来林伯伯另有要紧之事？”

林清道：“正是有件大事，需我入京策划。祈弟妹，这件事情，或者可以间接有助于你营救丈夫，咱们一起去吧。”祈圣因懂得江湖避忌，她不是天理教的人，自然不便多问，当下说道：“全仗林教主鼎力帮忙，我先在这里谢过了。”林清哈哈大笑道：“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走吧！”

此时天色已亮，林清看了看李光夏，忽地又笑道：“夏儿，你这样子不行啊！”李光夏怔了一怔，道：“什么不行？”林清道：“你到那边小溪照照。”

原来李光夏昨日是扮作一个拾煤球的流浪孩子混进保定的，脸上抹了煤灰，经过一晚混战，汗水冲洗，但又不是洗得很干净，脸上一抹黑一抹白，形状十分滑稽，就似“花面猫”一般。李光夏临流照影，自己也不禁笑了起来，当下向竺清华要了一条手绢，这才把脸洗干净了。

林清正色说道：“京中遍布朝廷耳目，警卫森严，与保定不可同日而语，你扮作穷孩子，在保定行得通，到了京师，就行不通了。”李光夏尴尬笑道：“请林伯伯指点。”林清道：“你放心，我自然会给你妥善安排。”

保定离北京约三百余里，他们都是有一身武功的人、在路上虽然不便施展轻功，但走起路来，也要比常人快得多。清晨动身，兼程赶路，到了午夜时分，已抵达北京城外五十里远近的一个小村，村子里有林清预先约好的人接应。

第二日林清给李光夏准备了一套华丽服饰，将他打扮成一个贵

介子弟，他自己则打扮成一个外地进京候补的官员，清代捐官风气甚滥，北京城里，这种候补官员多于过江之鲫。他们四人，冒充作家人，打着“候补道”的官衔，坐了四乘轿子，混进北京。果然躲过了鹰爪的注意。连假扮成“轿夫”的十六名天理教中的头目，也都一并混进城了。

京城里有天理教的秘密分舵，是从一个破落的豪门后人买来的大屋，有几十间房子。林清将李光夏安排在自己的身边，祈圣因与竺清华则住在内院。林清告诫他们没事尽量少出门。

李光夏与林清同住，只见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前来找他，和他在密室谈话。李光夏懂得教中规矩，也从没有向林清多问。每当林清有客来访之时，他就到内院找竺清华玩去。他是孩子，用不着避男女之嫌。不过，他虽然不知道林清在进行什么事情，但从他这样紧张忙碌的情形看来，也可以猜想得到他是在筹划一件非常的大事。

李光夏不能出去找寻师父，十分烦闷，祈圣因急于知道丈夫的消息，更是焦心。幸而也不过几天，林清便给她解开一重忧虑了。

这一日林清将祈圣因请来，告诉她道：“我已经接到确实的消息，妹夫是被押在刑部大牢，即俗称‘天牢’的地方。那些狗官要迫他吐出历年所劫的财物，其中尤其紧要的是一顶从大内盗出的珠冠。在狗官未曾追回所谓‘赃物’之前，料想不会对妹夫下毒手的。”

祈圣因最关心的是丈夫的性命，听了这个消息，安了一半心。但想到官府的非刑拷打，又不禁不寒而栗，问道：“他在狱中想必是吃够了苦头了，不知他、他身子如何？”祈圣因第一是担忧丈夫的生命，第二就是担忧丈夫已被打成残废。

林清坦白地告诉她道：“狗官要向他追‘赃’，拷打自是免不了。但弟妹可以安心，妹夫只是皮肉吃点苦而已。”祈圣因半信半疑，说道：“怎能这样侥幸？”

林清笑道：“妹夫十分机智，他是用了买下瞒上的办法，把狱卒都收买了。在刑部大堂上他是半句口供都没有的，但在狱中，他却悄悄地向狱卒吐露了一两处不太重要的埋‘赃’之地，让狱卒

去取了回来，大家均分。狱卒都得到了他的好处，哪还能与他为难？你知道狱卒不论使用什么毒刑，都是练过一套特殊本领的，他得了好处，在用刑之时，就可以格外照顾，让你外表看来，好像伤得很重，其实却只是伤及皮肉。妹夫又是有一身上乘武功的人，那更是无妨了。狱卒为了想要继续得到好处，每一次当妹夫受刑之后，他们还要大鱼大肉地供养他呢！”

祈圣因道：“虽然如此，但我总要把他救了出来，才得安心。”

林清道：“这个当然。不过天牢防范森严，妹夫入狱之后，大内总管还特别调了几名大内高手协同刑部守卫。所以我要劝弟妹暂且忍耐些时，不可便去劫狱。但你可以放心，迟早我总要将妹夫救出来的。”

林清将尉迟炯之事交代清楚之后，又向李光夏说道：“我也曾叫人打听你师父的下落，但直到如今还未得到他的消息。我看你这几天很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可是想出去找寻你的师父么？”

李光夏道：“我看林伯伯这样忙，我也想帮忙你做一点我可以做的事情，要是我可以出去的话——”

林清道：“咱们在保定一战之后，京中的鹰爪曾紧张了好几天。但后来他们见没有什么动静，这两天的风声是稍微松一些了。你出去历练历练也好。一个人不经点风浪，也的确是很难培养成材的。”

自从这日之后，李光夏便常常到外面去替林清做些事情，例如送一封信或约见什么人之类。当然林清不是让他独自一人在外面跑，而是派了一个精明干练的头目带领他的。这头目名叫戴均，是本地人。

不知不觉又过了十多天，林清所策划的“大事”还未发动，营救尉迟炯的事情也未见进行。祈圣因内心急得不得了，却又不好催促他。有时不免在李光夏面前吐出几句怨言。

李光夏是深知这位林伯伯的性情的，他除非不答应人家，一答应了就是“一诺千金”，一定会替人家把事情办好。可是李光夏也很爱护他的祈姑姑，祈圣因心中焦急，他也是为她感到难过的。一日早晨，他正想向林清进言，林清事情很忙，旁边又有客人，李光夏尚未等得到有进言的机会，林清就差他去送一封信了。李光夏心